哀辭　贊　國書
祭文　頌　疏劄
銘　揭帖

清陰集

五

清陰先生集卷之十五

哀辭一首

具監司哀辭

歲甲申之春孟月三十日平安道觀察使綾城具景輝卒於官其所善安東金叔度尚憲留守瀋陽之館聞而哀之作文以誄之其敘曰君名鳳瑞景輝字也世為名大夫家少學詩於石洲權韠聲華譪蔚曹偶莫能或先者登第由翰林玉堂天官陞代言亡何出為舒川郡守用能徙牧羅州能名益大著用薦者連按湖嶺二道二道之人皆曰公子

視民民亦父母之君聰敏絶人長於治劇所歷雄都鉅藩積案若洗　朝廷才君之為将大用之及任本道益感奮發舒思有以自見見　國事艱危竭誠盡瘁不以身之死生為念病谻猶夙宵孜孜區畫處置罔有遺漏竟以是卒年四十九無子有二女長女從質異域唯夫人及少女守殯關路千天不歸親賓之来哭壼漿塡道但見父老之攀號哀哉其辭曰

猗名閥之世冑兮夙蜚英於執林于以貢之王庭兮藹玉潤而蘭馥時之東渭於雲村兮伊舍子其

孰求幾年翱翔於通列兮偶暫屈於分憂惟循命
而脩職兮乃君子之攸貞身日退而日遠兮名日
盛而日外赫　眷命之用休兮載旄節之煌煌騰
二路之謳謠兮灑膏雨於甘棠事莫難於茲機兮
委西門之重寄人皆謂胡子之殫勩兮子獨視為
無事撫箕甸之疲甿兮人感悅而忘勞置異俗於
度外兮思馴擾以狎擾君自嘶於劑時兮衆人嘵
嘵以莫知訖有濟於士之林兮諒匪子而誰尸敝
精神而弗恤兮致陰陽之為賊方公籍而私賴兮
怨天奪之斯亟嗚呼哀哉昔公之出威儀孔多紅

纓繫馬紫綸導車旂纛翩翩軍容肅肅觀瞻誦德祝公無疾今公之去日黯風驚轅門寂寞鼓角哀鳴十里五里千人萬人争曰公乎公乎何以慰我民嗚呼哀哉去歲灣江君送我行執我之手證以神明德音未遠凶訃遽傳夢耶非真理豈其然嗚呼哀哉天心難測人事反覆王弘中既殁誰鎮江西數千里之湖山蘇子卿未歸獨持海上十九年之漢節漬緜無路雪涕何從銜哀命辭寄之東風嗚呼哀哉

祭文 十七首

慶基殿影幀奉移過京時慕華館親祭祭文

於皇 烈祖天錫勇智肇闢鴻圖貽厥聖嗣克享
天心世有哲王式至今休迺構迺堂勝彼完山實
我攸豐爰開閟殿像設重瞳民情有係孝思無缺
四時精禋香火芬苾國家否運蛇豕荐食靈儀播
越西土之遯幸賴神佑克甄舊物瘡痍未蘇廢事
多闕 仙寑稽復寤寐靡寧良時有俟廟宇重營
亟遣通臣祗奉以歸風雲扈蹕載臨郊圻 天威
儼若不違咫尺羹墻猶覩矧承如渥念惟紹纘莫
非遺體遐思近慕仰瞻俯瀍寧神有期來永今夕

聊薦菲誠奠賜歆格

祭耽羅冲菴祠宇文

嗚呼先生之眷兮吾道其昌先生之否兮士林其
殃一斥不復千里歸藏豈惟識者行路皆傷天日
重輝覆盆生光九原未昧五服再章邈此海國春
山草香流風起慕祀享有堂眇余後生夙歆遺芳
公餘秪謁瞻溯彷徨聊薦菲誠撟綠捐黃嗚呼百
世兮終不可忘

祭李都事德餘文 夔倬

謂君之相之薄兮如鸞鷟停翠梧鶴鳴峙翠竹謂君之

器之小兮如廣廈千間龍驤萬斛而又尚書之仁之德兮足以流慶留裔兮壽且福亦君之不忮不欺無邪心兮足以為神所勞受天祿何命之脩短不可期兮理之弇舛不可恃四十之年不過一欠伸兮五品之位纔止一郎吏北關之外東海之濱兮離家二載去國千里病無迎醫問藥之人兮死無憑尸撫柩之親惟有哀哀寡婦煢煢孤子兮泣血號天感動比鄰破屋依澗風穿雪擁兮䰟歸設國誰與爲羣舟挑翩翩指南之懷兮逝將返於松楸親朋聚以祖道兮儼平生之遨遊臨江大哭萬

事已矣兮九原何處湖水悠悠

淵潭祭文

鶴駕之麓萬雲之谷維神之宅以防以塞灉爲大澤粤自古昔滋液滲漉利我稼穡民蒙其德如膏如沃旱不爲虐豐年之樂民弱不力不脩不警致淵之陸民自不穀天奪之祿顧神何託運無常厄理當必復今時之適爰協吉卜爰始功役爰命商祝匪神是索匪人是迫維民所欲旣溥旣博時泄時畜寔神任職或圮或圻靡濤靡溢亦神遺祚萬寶登熟賽奠虔釋神享其福小民罔極天澤莫追

神受其責介鱗之族于潛于伏神無不足風雨之
蜀來和來肅神無不若功溢四瀆靈亟應一域施及
千億祠有華屋幣有量帛世世無斁鑒我諶福佑
我嘉績歆我洞酌

祭月汀先生文

嗚呼先生之生也榮先生之死也哀先生爵比三
公齒及八袠德尊一代子孫長幼四十餘人皆有
馴行孝謹不衰以不墜家訓諸姪隆貴乘軒犀金
帶晨昏省謁如親子者四人左右列置古今百家
書不録異端方技門下進候者親戚僚屬故人子

弟無雜賓疾病御醫以上命診視藥用內劑一家無妖祥恠異國內無四方金革之事歲吉熟京師穀賤仲秋寒暑不偏天氣清明正終于居第之寢堂訃聞當宁震悼輟朝二日賻贈有加有司之官各執其物奔走集如赴私期其喪事克辦同朝之士自公卿以下至于韋布胥徒皆走位而哭哭之以誠道路聞者相告胥感或有咨嗟涕洟人事盡矣禮文備矣嗚呼盛哉顧惟小子哭有餘涙思有餘悲非不知榮也哀也盡矣備矣而中心之痛自不能已爲孰知其然哉敢略叙覼聞敬質神明曲

諛非所知也昔者 明廟親政朝廷更化求賢好士之誠甚於飢渴先生以英特超邁之資弱齡擢科荐被 寵渥清塗華貫靡不歷敭聲華籍甚翕然同稱一時儕流咸謂先生之才不可及也此先生立朝之始非耶 宣祖繼聖將多前功痛 璿系受誣之未辨至誠奮發期於湔滌先生受命三入 帝庭瀝血罄忱敷對明允剗偽剔訛昭揭秘典 神人以豫倫紀以正壬辰之難國步播粵先生叔季實維左右叔公主謀漢李公專應接以能得天朝士大夫之心卒乃掃蕩兇醜光復舊物一

時諸公咸謂先生之忠不可及也此先生立朝之中非耶今上踐阼國家多故槐班棘列纍纍殆盡先朝故老鮮克自保而先生以洛社前行光榮優佚殊恩曠典屢出百年一時耆舊咸謂先生之福不可及也此先生立朝之終非耶夫才名寵渥華顯人所易驕未有不以矜傲斁者而先生之謙恭自抑無不愛者也異功高爵重祿人所易侈未有不以奢泰累者而先生之清白一節無不服者也逼側危途老於世變人所易怵未有不以浮沈譏者而先生之含貞耿介無不欽者也噫自古有才

者未必皆賢有功者未必皆忠有福者未必皆正
今先生兼有而備享之撥終考始萬事無憾而其
所以痛之不已者先生之歿而世無愛士之人也
先生之歿而世無樂善之人也頹波汨涸淸操不
得復見也末俗忿狠雅論不得復聞也朝廷闕禮
遺文何所咨而徵焉後生學業疑難何所就而正
焉嗚呼痛哉至於先生之文學少而專壯而勵老
而不怠酷好太史公及班氏赤幟藝苑竟集大勳
手握機衡示正後學我盛朝二百年起衰之責先
生實自任焉　皇明勑使極峯熊公文雅正士見

先生文稿亟稱之曰典則温雅一洗澆詭吁咤之
習曰文核事該有古良史氏之風曰詩澹雅沈欝
得作者之體曰與北地琅琊濟南新安諸名家並
列識者皆謂非誣是豈盡私於先生歟先生筆法
深得虞秘書骨力世爭慕之莫有能彷彿者人得
先生尺牘如得拱璧今皆已矣誰復嗣者嗚呼痛
哉小子蒙牽出入門下三十一年于玆矣恩猶骨
肉義為知己平生景仰一事未學暫入閣省交譏
群謗遭離斥逐不能學先生之謙德也尸位竊祿
坐費歲月絲毫無裨不能學先生之忠勤也白首

操觚舉世莫與一涉忌諱屢顛且躓不能學先生之文章也然而猶有所期者少假餘蔭庶得卒業以補前愆天不慭遺悲纏士林黃鍾破矣瓦釜雷鳴景星墮矣攙搶晝明嗚呼痛哉其辭已終其痛無窮九原有知兮百歲為期嗚呼哀哉尚饗

祭秋浦黃公文

嗚呼公之卒有以為不幸者耶否耶有以為痛惜者耶否耶媒孽闇昧一斥不復朝廷之待公者如此也廢格卹恩坐視不顧搢紳之待公者如此也魂車返室委巷凄凉鷄絮之奠罕及平日從游之

入待公者如此也殫忠竭節而得罪于朝廷脩行立名而見嫉于羣小好賢樂善愛士而士多趨勢背馳若是非但不以為不幸而反以為幸不以為痛惜而反以為快噫公歿又孫矣然則真無不幸者耶真無痛惜者耶主上聞公之卒盡然震悼即命有司還其告身葬儀視在位大臣特用殊典以慰其靈嚮之斥公以死非上之本心者可見也國家比歲荐興大役度支經用竭加賦於民猶不足以奉其費中外督責日以趨辦為務自地部佐史胥徒暨諸司下吏市廛小民舉皆齎咨思慕相謂

曰某公若在豈使國事至此乎公論之在人心者可驗也不佞曩見東崗李相公公每論當世人材遇事不避者必稱公為首繼而得申玄翁書曰自聞秋浦云亡益無人世之念非唯私慟似此君子人今世何處得來我伯氏亦自聞公之卒擢傷痛悼與曩歲亡我叔氏時無異特身不加麻耳不佞遠伏田畝不得與士論之末而只以目所見者占之士林之惜公者又可知也抑又聞之倭性在外國百蠻最悍驁難化苟非其心所悅服者不以一辭易死生前後自日東還者皆言至今虜中人人

猶慕公不衰若此者又豈非聖人所謂蠻貊可行者歟嗚呼化外蠻夷禽獸也猶知嚮慕之久猶不衰嚮所稱二公世之推伏景仰以爲模範公論之所由出者痛惜之至不能自已而部佐吏胥徒公所禁姦發伏俾不得爲私者宜其所憎怨也反與蒙惠之小民一心思慕至於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終不爲閉塞蒙翳之所變而愍測優卹之典昭示悔悟追惜之意則其眞無不幸者耶其眞無痛惜者耶彼爲幸爲快而坐視不顧趨勢背馳者誠蠻夷禽獸之不若於公何有哉嗚呼公之才之志不

得展布於廊廟經綸之地而畧施於簿書錢谷之間其節義不得面折廷諍於君臣相遇之日而獨著見於崎嶇蠻貊之中其行事能感悍厲服姦吏而不能革同朝娼嫉者之心生不能對宣室之問而歿遐拜恩於泉壤平生知已之人又皆纍廢絀伏而其言論其是非不得伸於今日而期於後世此則豈獨公之不幸而已乎實國家之大不幸而士林之所痛惜者也不佞自總角負笈從伯氏學及公為秀才時同遊處公少伯氏一年相視如兄弟長於我八年公之弟又與我齊年公視我如弟

公本幾擢冠名科聲望甚隆洽顧與交者日進於門下諸老先生皆屈行輩以相傾不佞尚布衣年少時往來公所見公相見懽然與前日同游處時本少間焉厥後公益尊貴居顯要不佞亦見公無尊貴焉但於身有未及省飭者受公一言之責則蹙然不敢自安其敬憚嚴畏愈於尊事師焉嗚呼公去國五年邈然海瀕不佞又譴斥不齒退守丘墓勢不敢越千里而相從地又幽敻荒阻無行役之往來簡牘候問或歷寒溫一不見每念疇昔慚負良多恃有所待者天理之無不復吾道之終不

窮而善人之類冀萬有一賴焉今皆已矣夫復何言嗚呼潺湲之涙不足以盡吾悲菲薄之具不足以稱吾誠淺陋荒疎之辭不足以明吾意吾當忍吾悲緘吾誠結吾意以竢見夫百世公論之定而垂公名於不朽者而後已其然乎其不然乎公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監司稶文

嗚呼頹齡易傾大運忽徂紛紜世路寂寞泉塗公將辭閫子之逆旅歸謝公之山丘丹旐飜兮曉風凄凄素幄空兮春夜愔愔骨肉永訣賓朋摧傷肴

膳列粢酒醴盈觴呼不聞兮不言即無覿兮無知
想平生之如昨思後會之何時嗚呼昔余早歲迎
婦南城一席序齒呼公爲兄學問才藝先我有得
論文述業兢公則益謂公師我公視我友師友之
間情親義㫌衿陽讀書歷時冬春懼我或惰公實
恒勤瘼矣亂離浮江竄數萬死相逢西海之滸親
扶兒挈重踵鵠脹共對梅梅形容瘦瘠豺狼四塞
百口飢寒夜登漏船同濟狂瀾公家不弔重罹荼
毒馬山訃聞璽峴墓哭于斯之時也國勢蒼黃私
憂慘愴涉千里之江湖輕一介之性命公方鞠孤

異鄉擧目無親傷憂恤之誰顧懸濤壑之斯瀕痛親喪之未返哀同氣之纔淪禍孽荐降疾疹互發公之所遭有不忍見者公之所處有不可及者洎乎國廻泰昌之運家消屯否之厄四年之中連榮繹褐分陪銓席雙入書筵退食自戒如谷如淵旣而朝機駭發邊遽孔棘公爲督鄰我參戎幕八月九月俱出塞門馬後駈馳鈴下趨奔餘閒詩酒命樽橫槊旅館燈碁孤城月柝朋知交唁以答以戚我顧謂公何適非適公能自裕屢屈而伸自玆以往如相有神烏栢重對薇花再判轉不副聽餉陳

悉按歲貊遺墟居國上游揀畀旄節江漢風流言
旋轂下杜門兩禩公無意求時不公棄邑勉從事
不敢告休含杯樂聖聊以消憂諫公止酒公反我
勸傷時懍慨涕淚滿面青陽孟月我徂京師公來
我訪一忻以悲顏色慘澹神情悒怏臨分握手惆
悵悽惶送公出門余心若驚仲春在閏余發南方
舟次揚江乃聞公喪那知數月之隔奄成百年之
別嗟末契之何托指黃泉以間闊念歲月之無多
知餘生之幾何雖蹔寄於宇內終永歸於山阿旣
脩短之靡異寧先後之可分懷廣達之所論又何

悲乎吾君嗚呼公之友愛寔天性出撫顧恩篤諄誨義切豈惟兄弟姉妹甥姪衣綿葛施靡不存恤余生窮蹇老益不振崎嶇馮付冷落劉峻惟公心知不語情通今焉已矣晤言誰同嗚呼坡山之東厥土燥剛公之父母曁公兄藏公歸于玆萬世之安有婦尸饋有兒憑棺翼翼令弟佳壻賢孫凡今之福孰與公完二品爲貴六十稱壽萬事則足一憾奚有酌此情酤以送公付公如有靈歆我非誠嗚呼哀哉

祭領議政玄軒申公文

嗚呼山嶽頹矣棟梁摧矣蓍龜亡矣麟鳳藏矣山嶽既頹士安仰止棟梁既摧厦將傾只蓍龜之亡何所稽疑麟鳳之藏孰爲羽儀　當宁痛天奪之速詩人興殄瘁之詠嗟我末契悲深思求昔公妙齡端凝夙成發賾論玄老師讓前道日益修文日益博弱冠成名頷鬚之摘世道生棘身蹭道亨尚絅愈章誰揜其明絲綸之掌王之教球琳炳琅若訓與誥俊造之朝吉士林挺公於其間爲神爲領維此秉白向榮背辱怵迫東西是非昏蝕公言一定乃復迷塗回瀾砥柱住九區叟否運蘖於天

崩乾坤爲之慘黷脫楬非幸君子得福天日重明
首登耆德主席東銓鑑別如神進位具瞻爲國宗
臣端而復委四瑚八璉不足羡言發必中九鼎大
呂不足重金甌之卜再貞霖雨之望彌傾庶幾同
聲相應同德相孚斯世斯民我唐我虞奈何才欲
展而不能盡展志欲行而不能盡行矣諸譏者或
有所拂啓於心者或有所嬰欲退則時不可去欲
留則事與心違汨之以外亂内訌重之以歲旱民
饑抗捏之勢危於累棋形勞神竭大病無醫時乎
命乎而至於斯嗚呼公而游於聖門追蹤於端木

言偃之列公而講道林下軼駕乎康成仲淹之學使之經綸稚俗司馬公呂正獻之相業使之專用藝術崔子玉蔡伯喈之文筆謂公盡之非其時也謂公歉也不知公者嗚呼如公者無多不知公者不必可與無多者言不可與與不必道余言不比余慟非私百世之後余顏不厚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議政月沙李公文

嗚呼天之所以予公者可謂盛矣文章也爵位也名德也福祿也四者生人之大願而罕得其一二況兼有而備享者古今天下有幾人哉公之文章

擅一世而天下誦其詩爵位冠于百寮而人不以為高名德為士林所仰者始終不衰福祿為薦紳歆艶者通國無兩此固天之所以予公而亦由公自致云者其知言哉嗚呼文章如此其美也謙已而讓人爵位如此其崇也忘勢而下士福祿如此其備也戒滿而慎溢宜士之仰望不衰而自致之益可信也嗚呼賤子於公後進也友之弟也執業請益門人之列也叨忝兩府下僚之屬也公則進之以友朋許之以道誼照之以肝膽期之以歲寒蓋於吾父子兄弟之間淳如也阻譚敘則一日十

年接盃酒則十年一日風流文雅使人傾慕而不能已有如此者嗚呼賤子歸田倏甬四年一出春明便隔門墻謦欬雖曠音塵無闕悠悠相望眷眷中情追想平生寤寐如昨豈謂公遽厭世之棼濁而起然於太清之上也嗚呼仙都紫府是公故跡赤松洪厓是公故侶玉樓之記新宮之銘是公故筆公豈復戀戀於蠛蠓之墟也所可憾者世道未亨民生無祿秋浦殞矣白沙歿矣守夢亡矣玄翁終矣公今又逝矣　玉欄看花之地魚水再歡而使我東方數百年之國明者復晦啓者復塞望治

者思亂日就於分崩離析而莫之捄嗚呼痛哉鼎嶽柱天漢水紀地公壽七十二公名百千禩一勺永辭心悲曷已臨江大哭萬事已矣嗚呼哀哉尚
饗

祭左議政楸灘吳公文

嗚呼天壤之間曰有正氣其氣如何清明純粹惟公得之表出品冑師門就正所益彌高涵濡既深外內俱養險夷若一得喪無貳濁世清氷明庭鸞鶴國家所毗士林所託艱難之際 宸眷愈深辭榮釋重未遂初心中台告坼奄見梁摧八旬之齡

尚疑其促十年之澤猶惜其啚邦之無禄奈何乎天嗚呼哀哉眇余小生瞻仰巋然公耆之弟我事為兄中心匪懈慕用惟誠凡世之交好狎易隙公惟久敬一契金石平生厚誼萬古長訣我淚之罄我辭之竭情之痛矣與生無歇嗚呼哀哉尚饗

祭伯氏仙源先生文

嗚呼惟我天倫有五丈夫仲兮叔兮忽焉俱殂伯與二季箇箇桑榆相離以戚相會以愉顧弟不佞晩益崎嶇婆娑林丘久去京都中堂有集燾在麗無子姓環侍家衆歡娛惟弟之故伯獨向隅懷哉

曷曰攜手同車曩命耆龜厥辭祖符明告伯壽八
俯又踰陶山之下有宅一區伯退屢乞身亦世跡
宦成知止慨慕兩疏庶幾園圃指彼暮途强鄰啓
心為虎為貙邊遽狎至孰為儲胥蒼黃海島載顛
載扶國之大事猥托庸徒忠言無施仰天長吁瞻
望　竹宮泣涕如濡或勸存備私便身圖伊誰雖
切迫志不渝河渭撌潰　廟社泥塗伯乃奮勇秉
炎投軀怒震溟嶽氣衝狼弧挌澤後乘句始先毆
陳辭　帝所寫憂天衢臨晚故國有衮有鈇逗撓
底劉亡逃抵誅思褒節義欲嫉奸諛人心所同天

理難誣英魂未慰正氣方舒扈侍　行宮血泣矢
謨危衰憤激哭裂降書事同靑城莫效攀　輿冠
而首履　龍反爲魚萬棘攢心身可焚鉅命如斫
緜絶而不殊明夷自靖誼罔僕奴竄身南歸遂成
秦吳夏日冬宵積有居諸痛衣冠之虛瘞依几席
於遺廬望脩門而弗入哀余身之頹拘眼始顚之
永乖悲末路之異初昔凡民之救喪尚乃匐而乃
匍何今日之有遠曾路人之不如含悽愴以日劇
增欝結以無攄倏練期之易周奄制服之旣除念
曩約之無窮悔前時之趦趄藐諸孤之流離飄海

瀨而轉㞐兮伸情而乃瞑忽顚仆而俛趨涉旬日
而始抵縣陜嶺而跨湖㧞扉兮蕭條客院兮荒蕪
素幄乍啓如聆欬歔炙鷄漬緜籍以生芻一慟腸
絶雙眼淚枯嗚呼使伯至斯天歟人歟舍魚取熊
寔裁伯厦人生壽命或夭或徐縱歸同死一琖一
踰死而徙死諡為至愚死得其所終垂令譽以此
方之孰為有餘嗚呼我伯義方揩摸作揀幹於宇
宙開日月於黃壚立萬古之綱常廉一世之頑夫
信天命之不貳亦何傷於祝子為弟兄於世世竊
比顏於二蘇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判書明漢文

嗚呼公之家世忠厚文章公之心地白木夷庚盛之孫轃來盈厥受聽於輿誦人無間口謂壽公避謂祉公贏六高鬼惡施重報輕於余善交敬之彌久飲人以和如醉醇酎存踰親戚殁遠行路雖公不幸余實公負自期朝夕來者悠悠玄亭黃壤與子同游莫不親酹辭不遂情七十六翁靈鑑其誠嗚呼哀哉

祭李參判昭漢文

嗚呼我與公父子兄弟之交所謂雖殊其年實同

厥心者也疇昔情懷話言詩酒觴詠讌游從容之
事今不暇備叙日余遇明夷再投虎口人之視之
亡若癘者鮮矣惟公遇我加親終始無少衰公可
謂信義人也逮余反國公適罷居候余中路班荊
握手一見不足而再見焉三見焉其賜環而歸也
剌剌然指為後期夫何一朝兄弟同病子姪俱逝
禍生福門殲我良人嗚呼哀哉先公之德不可賴
朋友之恩不可洩士林朝野之惜不可道豈天之
不仁至於此哉余以老病廢伏郊園葬不送野奠
不親舉死生永隔慚負何言嗚呼哀哉

祭鶴谷洪相文

嗚呼公之歿世我安所之獨立倀倀余心孔悲公之與我未必盡同一醎一酸兩劑其衷百年交誼始終莫移豈無一二與同追隨不如我公其外如中令爲己矣萬事一空公之文章載在秇苑公之德業 國史有傳欲說衷素病耄如瘖使子代奠酹其歆嗚呼哀哉

過臨湍時擬奠尹相文 當在上

夷曠之度嗣守之業于游于泳迫濶通隱世方嘵嘵公實無湼肩随心契百年一日遠遯南荒窆之不

臨穴永念疇昔載仍載惻但虎口餘肉生還故國無
限悲懷寄之痛哭

祭姪順天府使光炫文

嗚呼前歲之春汝來余辭嚴程迫行不敢少遲余
執汝手慨然以款欲捨不捨淚為之溢余懷孔疚
不泯他時雖不宣言中心自疑追惟前事乃覺先
知一去千里寒暑載罹時傳恙恙以慰仳離云何
不幸重遭傷悲摧心驚骨盡爾天慈陰陽為寇癉
毒柔之夭閼百年匪天所為嗚呼痛哉爾昔嬰鮮
實長　經帷絕塞窮荒生還幸而今茲遷逐適首

憲司百折不挫天性難移念爾純篤居處怡怡立
朝遇事秉直無私豈敢自愛怨　君有遺哀爾無
辜坐是職思朋儕慟惜道路齎咨昔我伯氏蹈變
全身旋褒有賁忠烈名祠人今謂汝稱家之兒不
墜遺訓死亦何恨顧我先壠卜遠地歸中途旅葬
湖海之湄想爾精靈詎安于茲孤魂耿耿誰與為
依余老且病餘巾待期永負臨穴斯戚無涯死若
有知九原同歸嗣哀遙奠歆此一卮嗚呼痛哉

祭北渚金領相文

嗚呼公之於我異姓兄弟少同閭巷長同科第兩

世之誼吾翁若翁繇初洎今七十年中屈伸憂樂
大略相同圓方曲折未必盡從公不爲我我不爲
公公際風雲　社稷之功端委廟堂指揮羣工議
禮不變何秉之堅遇難圖存或稱達權　國命少
延　天眷彌隆顧我褊性守經不通流離朔北九
死一生歸來把臂白頭素情安危公任疾病我纏
石室春明不見三年　邦之無祿告祲台躔　九
重震悼士林嗟惋我足如縻一步莫展曾不執手
以問後事曾不臨喪以助含襚我實負公公必諒
余此生已矣後會黃墟谷老在右沙翁在左追尋

夙契庶無貳過大名千秋江漢同流靈其知耶不知耶嗚呼哀哉尚饗

銘賛頌五首

鏡匣銘

既清既明莫遁妍醜磨之拂之勿受塵垢

化堂賛 申功甫堂号

二氣中分萬物沄沄凡居兩間孰久不遷火傳於薪水歸於壑聖人從道隨時變易昔在蘧氏亦云善化知非即改所以寡過彼何人哉希之則是揭化名堂徽哉厥旨世路滔滔合汙同流表和中剛

吾與申侯

柳文成公畫像賛 并序

有顯文成厥勳攸崇傳神惟肖晳頯明瞳端莊許眘尚見英風逖溯遐覯孰為比隆其殆慕伊尹之志而懷霍光之忠者歟

後序

粤我 恭僖大王之御極也大功臣有三其一領議政菁川府院君文成公姓柳氏既策名勳府仍命圖畫其形比古麒閣雲臺焉傳五代至 今上二十四年丙戌玄孫時定為勳府郎慨然追慕祗

謁遺像帛質繪采暗昧不章歲月久遠慁益磨滅迺倩良工就而新之又摹小像奉于厥家以寓如在之誠真可謂不忘本者也嗚呼自 開國以来功臣之家未易數也然而歷二百餘年變故無常能保其家族者鮮矣況能保有其遺像哉又況能並留雙傳以存遠計於後世哉君子於是知柳氏子孫之多賢而方来之盛殆未可量也是為序

高麗安文成公畫像賛

恭惟先生禀山川之清淑傳家世之德義當麗政蔑教之日倡衛道興學之議率勵頹俗振揚儒風

庠序煥然衿紳 容堂此之際有以摛藻脩文賛
謀猷者嗚弓撫劍鎮疆圉者鼓吻抵掌解紛亂者
犯顔批鱗職拾補者是皆一時之事豈若先生斯
文百世之功也哉𢦏之聖廡報禮攸崇典刑杳往
丹青在堂我辭有述厥聲隆隆

冬食西苽頌 甲申十一月在瀋館

西方之種遠過流沙來植中土布蔓四遐成於楚
圃薦在仙家爰有病叟白髮皤皤長夜無眠火迸
秋波嗌雪不足思竭氷河維相公聞之乃發呵呵
含口念我厥惠孔嘉體如青玉剖似丹霞咀之嚼

之霜耶雪耶爽我心胷瘥我沈痾快無與敵其害如何昔聞豪貴當暑者華奢浮瓜取凉尚爾傳詩韓公藕實徒羡太華陶穀儒酸但解煎茶我作此頌寒生齒牙開 戶視之雪屋嵯峨 合眼坐夜如石火迸裂故云火迸秋坡

淸陰先生集卷之十五

清陰先生集卷之十六

揭帖 六首

楊都御史鎬前揭帖 庚戌

歲莫凝嚴伏惟台候萬重向慕冞切不穀 皇靈之下僅守封疆尚何足道者屢荷大人提誨勤懇自顧歉然惟深感惕西洋逋寇潛伏竊發聲勢相依漸恐滋蔓源委情形別有公咨如蒙另加區處永絶小邦邊民驚擾之患則曷勝幸甚青陽發春所冀茂膺新慶不腆土宜聊表卑悃統希崇亮不宣

麻總兵前揭帖

窮陰嚴冱緬惟動止有相區區懸係小邦緣有西海諸島竊發之盜連歲爲患委具公咨仰煩區處卽玆新春兼申賀儀土宜菲薄幸冀領情不宣

劉興治處回揭 庚午九月 李見齋回

專价再書足認善意第遣辭之際激惱太過想有未盡釋然者也向者島中之事實駭聽聞足下之心誰得知之不穀爲 天子守藩封疆之內事有非常興師往正乃其職也後聞貰罪責效之命卽已罷兵初非私怒於足下也師臣之言設令過當

毛錐大劒所用不同可一一并責於足下果能為
皇朝終始盡節敵愾同仇之義奬邦何敢忽焉西
土歲儉易粟不易然念島中軍民相齊已久今何
不竟乎嚴立科条務為平買使彼此各不爲病甚
善甚善折薪燒炭亦令依副但海邊居民殘破已
極更申約束俾無如前日為幸船材皆盡該用極
廣致患難繼玆未副教耳前後享儀及增未安土
宜不腆具在別幅統希諒悉

袁督師崇煥前回揭 辛未

昨歲竊聆滿閣在 宸衷再啓元戎文武之憲允孚

興望此固天下之所同喜而共賴者特於不穀爲甚至蕩以獘封不幸陸患豺虎之梗水虞鯨鱷之害不得通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溯風馳情實勞夢寐乃蒙六月十日辱惠書及公咨自皮島傳至發函伸紙滿意慇懃切切於河山異域之歎懇懇於積氣待機之諭精神感通肝膽一家自惟謭薄何以得此於閤下耶奉讀以還忻悚兼切毛帥自干王憲果聞泯劉在中國爲先去腹心疾在遼民爲脫虎口歸慈母在三韓爲決癰潰疽而延命回生此由閤下優齊　聖眷密贊　廟謨沈機淵深

雄斷雷奮一開一闔妙用如神雖有跳梁跋扈之奸莫得以容其計也凡有人心者孰不欽聳舉措合宜羣情悅服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順一時邊疆之恢復固不足慮也天生不世之才終必有不世之功易曰王明並受其福豈不韙哉至於貢船之改路開示眷顧之意不翅丁寧不穀亦得藉此而有所敬之也小邦之事將無徼不達寧復有誰因誰極之歎乎感幸靡已無衣之詩固不穀所嘗三復者蕞邦二百年荷 列聖漸化之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保其先王宗廟至于壬辰之難重被

神宗皇帝再造之洪恩小邦無國而有國百姓無生而有生 大德如天何日忘之虫蛇微物猶能知報況於人乎況於國乎惟是獘邦壤地褊小材力綿薄隄倭備胡先已困竭己未之役精銳盡喪丁卯之變創残彌酷生聚未集教訓靡暇痛心忍辱姑許覊縻誠出於不得已之計小邦固已無隱於朝廷而閣下亦必諒察其情勢也若乃大義所在一心永矢戮力同仇以効敵愾之志頋何嘗頃刻而忘于懷也倘王師丕興九伐斯張小邦兵力雖極寡弱憑仗威靈鼓動衰竭于以報 皇恩

而雪國恥寔不穀之願也只以事鉅力微恐未副
執事責勉之重是惧耳咨會盛意宣布國中俾大
小軍民皆仰閤下不鄙夷之厚德也玆馳專价敬
候起居不腆土宜聊寓菲誠統希台諒

黃都督龍賀帖 辛未七月

弊邦兵力未完邊關未固密邇強寇朝夕是虞自
牙纛東臨區區倚恃而重者不翅長城虎豹之埶
頃者海岸之捷闖其行軍用兵非復曩日從壁上
觀者莫不心膽俱壯不穀當食投匕不覺西望神
馳也邉遽續到殘孽褫魄逋逃歸穴島江以內腥

纖消盡雖周詩之執訊獲醜漢史之斬將搴旗何
以過此高爵重賞　聖朝所以待殊勳恩綸之布
冊命之降不穀竊傾耳以聆耳且見伴臣之啓當
初虜騎之猋至也西裔新集之民烏獸散至海邊
路窮其埶非投水則見擄乃蒙大人特借舟航俾
即接濟不穀聞來曷勝銘感玆遣近臣申表賀忱
兼陳謝意不腆土物聊以侑緘統希俯亮不宣

黄都督前揭帖　辛未八月

頃者虜兵無故深入蹂躪我邊疆闞覘我虛實計
不止一番嘗試而來也雖神鋒所發挫衂遁歸畜

忿逞毒其勢必至須憑詗探以圖豫立近差一介行人入到奴穴以示羈縻不絶之意使彼無疑而得其要領事關機宜兹委馳告秋高海上申祝動止萬衛不宣

國書七首

國書致日本國王

上年貴國遠勞使价越海脩聘良荷善意屬因

皇朝毛帥奉命東來駐劄獘境饔餼禮繁邦内少暇靡遑報謝迄用歉然昨因馬島傳報憑審賢王

光承令緒思繼舊信鄰好之誼寔切懽慶兹遣近

臣顓備賀儀兼修答禮土宜甚薄愧欠大幣所冀
益固鴻基茂膺休祉毋忘畏天之誠永思保國之
道不宣

禮曹示對馬島主書

遡聞貴國新王繼位邦運重開緬惟股肱大臣左
右輔弼奠鴻基於鞏固綿景福於久遠甚慶甚慶
我
王殿下承審新王不忝舊約思繼前好誠意
拳拳出於尋常故委差近臣奉幣馳賀兼脩昨年
賀使回答之禮所以明兩國之信結二主之懽使
彼此億萬生靈之命咸囿於安生樂業之中休哉

休㤗不腆副録聊表遠忱統希亮察不宣

禮曹答倭僧玄方書

書至備諳慈航穩返長老爲兩國周旋之誠宜蒙神貺大慰傾慮之懷貢路一事面談已罄何用縷及如長老親覩我國事勢親聞我國論議者猶復如此他尚何説良在良在所還舊篆須納頃送新章想已傳至否長老受戒之日已許捨身濟衆何遽病懶爲解獨不思先師囑付之意耶更須終始勿替一心永肩慧光慧炬聞入東都天凉䖍錫靜嘉吉是冀不宣

禮曹答對馬島主書

伻來得惠書中之以誠信永久之誼雖我之所望於足下者亦何以加此甚慰甚喜第貢路一事曾與來林長老面罄今承來示至以交信反致不和爲慎云似若不諒前日之言良深悵歎交際之間各輸心腹可者可之不可者不可若不思理勢強爲然諾以苟從於一時則豈誠信不欺之道哉況我國於　皇朝分義至嚴何敢居間代請自干不測之天威也貴邦果誠心効款但當直爲奏請豈必待人爲資地也願勿復再言未收進給亭出異

數禮云尊者有賜卑者不敢辭貴島之於我國自視爲藩服不幷拜受之言恐爲識禮者所譏也幸即祗領以毋孤我朝廷懷綏之德意也歲船已許出送想今報到也且曩日貴島兩差之歸朝廷嘉其遠來欲以象胥護颿兼以答足下善意也玄長老露色示訝事遂中輟恐足下或未之知玆並及之聞戒行有日所冀珍重嗇固以慰全島之望不宣

禮曹答對馬島主書 己巳冬

使至得惠翰披慰良深來示貢路一事已爲得指

去我國勢不敢奏之意想能釋然深悟也誠信交孚顧不當如是耶末投追給朝廷既已准許何乃縷縷不已象胥存慰來意甚懇故今特委遣兩差是亦嘉足下拳拳之誠也且自古交際辭命爲重來書措語多未妥當豈偶未及察耶有懷並及統希澄省土物若干領情爲佳餘在譯舌不宣

禮曹答玄方書

不意書到遠審禪味益清甚慰第辭還新篆言意太過良用評歎夫言聽謀成精誠所感朝廷之待長老與先師初無間隔也但我國物力與壬辰以

前大不相侔若事勢之所不逮者亦長老所宜諒會也島中顒望之意終不可孤玆特送二象胥專致慰諭朝廷懷綏至意於此益可見莫謂交信之不如古也今年島主書辭寔欠雅馴必不經長老潤色禮宜恭敬更須亮察餘冀天寒以時加愛蓴儀略甚可愧只希亮存不宣

金汗了答書 己巳八月

秋信使旋貴差偕至具見來書首及奸讒間破和好之虞足仞貴國誠信不替之盛誼也慰喜可言自古盟約之無終皆由奸細搆亂之致蓋木朽虫

生空穴來風中情誠信則讒間何從而入也今我兩國常存此戒使奸人不得容其計庶不媿誓天之意也至如薄物細故何足介滯以誤大事乎此智者所不爲也逃民刷還之難前書盡之豈貴國有所不諒而復此云云耶來書以書頭式例爲訝今此書式當初約和時已再三講定行之既久虛文小節固不足屑屑爲也然勤示至此故就封內增式如右亦可知曲副來敎耳聞義州飢民蒙賑米之惠深感高義另差一介兼致菲薄詳具別幅統希諒察

別紙

朴蘭英回言有讒間之說行於貴國不免有致訏之端不勝痛駭此不過得罪本國之人做出罔極之言欲為交亂之計也今來貴差經行我千里之地館於都中大小事情無不親聞而目覩之果有一毫如讒者之所云否彼讒間之人若不明覈嚴究用一警百非但一時奸細之徒自幸得售其兇計必有因此繼起終至搆亂兩國而後已豈不痛哉貴國既已洞燭其情狀有此闢說其不撓於讒言而自傷其和好之至意盖可見矣大抵天下之

惡一也叛民之投入交搆者貴國若不查出綁送則他日貴國得罪之人倘或有投來譏間者我國其忍容受而置之耶幸須痛辨虛實窮問根柢將姓名物色與其所居地方期於斯得俾正厥罪一以杜譏慝之口一以全和好之意乃所以成愷悌也玆馳專价竚待報音

清陰先生集卷之十六

清陰先生集卷之十七

疏箚二十首

乞終喪制疏 甲子正月

伏以臣重遭荼毒冥頑不死守制窮山苟延危喘不意逆竪造叛計急殄殲禦侮奔走思廣用才特循建議借行權制凡持齊斬者一例起復 孝理之下奪人親喪此實 朝廷遇變不獲已之舉也臣竊念金革無避雖出於古世然非才堪制亂係國家安危者不宜輕爲變禮奪情之事以壞聖人之大防也況臣七年草土漸敗已甚行步艱澁

眼目無光精神耗損思慮昏錯如癡如眩萬事遺忘雖切殫心蔑補萬一徒自棄禮廢法得罪於人倫也昔唐之張九齡宋之富弼劉珙嘗遭此變顧茲數人者皆元老大臣士林宿望世所倚以爲毗者而無大裨益只貽譏訾如臣眇末衰劣無用者可不試而決矣且臣母再朞只隔八日設令臣冒昧就列其間有何陳力仰裨之事乎伏乞 聖慈察臣至情愍臣哀悃 許令墓廬俾終未制則自此以後皆是報 國之年也臣不勝哀悃切迫泣血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吏曹叅議辭免疏 同年夏

伏以臣猥將病狀干瀆 宸嚴 聖明憐察許遞職名臣求閑得閑感激 恩私優游調治庶幾復蘇而積敗之餘元氣漸弱夏熱飮冷痰眩益甚綿綿危喘僅僅度日報答之志未效顚仆之期在邇臣之情事實為可悲抑臣之所大悶迫者不但疾病之纏綿而已臣頃日纔遞東銓而臣兄尚容久長西銓臣心憂惧若獲罪戾不意今者以臣代臣所坐之席尚有餘温一家兄弟並據兩銓朝廷名器有若偏私政體奈何公議奈何私情悶迫有不

是言也伏乞　聖慈鑑臣血誠　憐臣危懇　亟
命遞改臣職以全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屛
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諫院八漸劄子 同年大司諫時

伏以臣等聞夏至陽之極也一陰生焉冬至陰之
極也一陽生焉燎原之火無不始於炎炎滔天之
水無不始於涓涓履霜之日已知有堅氷皆曰小
而至大自微而至著所由來者漸矣其於人事亦
然故書戒細行易貴知幾禮稱識微聖人之訓其
義深矣臣等竊觀　殿下反正之始祇祇慄慄無

一事不出於嚴恭無一念不出於寅畏惟恐得罪於小民見非於群臣雖成湯之若隕深淵文王之小心翼翼亦何以過此夫何歲已一周治不加進中經變亂國幾不國而 殿下之心若有泰然者其見於行事發於號令著於聲色者已有不勝其憂者矣臣等請擧其切於 君德關於治道者而先陳其槩焉 聖學有復退之漸公道有復廢之漸言路有復塞之漸倖門有復啓之漸貪猾有再肆之漸雜人有交通之漸 宮禁有不嚴之漸安謟有將行之漸八漸不杜國亡無日伏願 殿下

澄心省察而謹其微焉何謂　聖學有復退之漸
夫爲學之則溫恭自虛臣等竊聞近日　殿下於
臨筵之時頗有輕視羣下之色輕視則驕心生驕
心生則自廣狹人而終謂之莫已若也安有如此
而能盡其學者乎此臣等之所憂一也伏願　殿
下虛以受人勤以厲已緝熙殫心期至於純亦不
已焉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念終
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進學之功有如此者何謂
公道有復廢之漸　殿下卽位之初修廢政擧賢
才求直言罷不急之務蠲逋負之稅私賤之投屬

內司者盡還其主宮奴之作孽閭閻者立斬徇衆
人情翕然中外大悅羣臣百姓莫不洗心滌慮仰
承新化此無他能行公道之效也　殿下今日之
政自視與前歲何如也人君一心纔動於方寸之
中而千里之外皆知之況在左右者乎況在朝廷
者乎君者臣之表臣者君之影臣等亦不敢以
殿下之政無事循私而近日廷臣之間私意太勝
安有表正而影反者乎此臣等之所憂二也伏願
殿下務去私心如禦暴寇自一言一事之際無或
以有容私之念期至於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正百官而使萬民皆正焉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化馳神速有如此者何謂言路有復塞
之漸臣等伏見　殿下即位之初猶恐不得聞諫
草野之疏小官之言無不優容察納轉圜之義四
方咸仰自近日以來雖大臣之啓臺諫之言合於
理而利於行者少拂　聖意則輒施訑訑之色或
下過嚴之教以是朝廷之上爭尚循嘿諤諤變為
諾諾菱角化為雞頭嗜爵祿者以苟保官位為良
計尚氣節者以奉身自退為善策若斯不已幾何
而不至於塗塞耳目也自古亡國之道非一而其

原皆出於拒諫此臣等之所憂三也伏願 殿下益恢虛受之量務廓包荒之度勿謂小事何至於爭論勿謂小過何傷於大體勿謂某人有某疵其言何足聽也勿謂某事至禁秘外人何從得聞所言雖或過激知其心出於愛君則特下嘉獎之教所論雖或失實諒其情實無他意則並示優容之意使人人皆得自盡 上有從繩之益下無曠職之責豈非 國家之盛福也禮曰君有過諫諫不用去君臣之義有如此者何謂倖門有復啓之衛向來十餘年間爵賞混施賢不肖無別於是嗜利

無恥之輩爭懷冒進之計夤緣圖囑者無不得遂其私廉恥掃地慾火迷人終至於喪亡而莫可捄正言之痛心　殿下起自閭閻備聞宿弊意謂反正之後永杜此路暨乎賊變以來刑賞多歧濫蔓日甚非復一二事而止非復五六事而止至有功非功罪非罪惟勢與巧之誘夫功名富貴人所欲也死亡貧苦人所惡也若僥倖而得僥倖而免則孰不盡力而求之哉人君所操以為治具者惟賞罰二柄而已倖門一啓將何以勸懲此臣等所憂者四也伏願　殿下裁之以義斷之以法示之

以正勿以親戚而濫授勿以近習而曲貸勿以勲
貴而撓奪毋或再蹈前轍焉書曰官不及私昵又
曰毋啓寵納侮僥倖之塗害治最大以高宗之賢
傅説猶進此言陳戒之道有如此者何謂貪猾有
再肆之漸蓋自向日權奸當路賄賂浸盛貪污之
風流入宮中至於大小除拜皆有定價之説始若
隱秘稍有愧恥終無忌憚遂至誇張臺諫不復糾
劾小民莫敢號訴陸載水運姦贓狼籍聞者不恠
見者恬然自古安有如此之時乎幸遇 聖明御
極新化清明臺官所聞御史所覩多被拿囚相繼

按問而終未聞一人伏法正律以快民心者自明之辭信於公論寬大之典流於姑息貪猾竊笑盜心不悛皆有乘時復入之計此而不懲何以為國此臣等之所憂者五也昔宋太祖以忠厚立國而至於贓吏不少容貸唐柳公綽家法仁厚而亦繩其不貸贓吏斯豈非後世之法伏願 殿下凡贓吏獄辭勿許輕議其現著無疑者其身則繩以法律子孫則禁錮仕路又頻遣近侍中公正有風力者暗行諸道以廣 聰明則貪猾之徒庶幾懲戢焉書曰怙終賊刑謂知而故犯者不許其宥也然

則賊刑之設正為此輩也懲惡之嚴有如此者何謂雜人有交通之漸臣等竊聞巫女中最為妖恠者 反正之後長流邊地頃因赦宥得還京城復通宮掖之路稍有傳播之言且僧徒之受牒內需者雖是舊例本非所宜況內司之屬多連宮掖或有夤緣之路得遂誑惑之計則其害可勝道哉廢朝時不禁妖巫出入宮中終致嫁禍罔極近日揄岾僧人潛投新本宮下人之家冒圖非為觸犯憲綱致 殿下有難處之端設有犬於此者將何以禁其未流乎區區過慮此亦一證也夫巫覡鬼神

之事佛氏禍福之說叔世以來人多陷溺至於婦
人之性尤所信惑沈迷甚易覺悟甚難閭巷之間
率罹此患　宮闈之內寧獨不然此臣等所憂者
六也伏願　殿下清燕之暇試加訪問傳播之說
果有其由即宜痛絕如或失實亦宜預飭以存後
戒僧徒之出入內司者並令一切禁斷以終清明
之理小學曰異色之人不宜相接巫祝尼媪尤宜
跡絕先儒垂戒有如此者至若宮禁不嚴女謁將
行此二漸者其端雖微其憂甚大少有不戒其為
聖德之玷累清時之滋垢又非他外事之比也臣

等竊聞掖庭宮人或乘轎或乘馬往來交道出入無常或有留宿閭閻久而不還者又有廢朝時宮人復入內庭其數漸多此輩積染汚習心剏其事夤緣附托百計圖入者其意可知若與新入宮人日夜詞處相為啓導則安流之中能識事理者寧復幾人必將樂聞其事而靡然從之始則交通外人壞亂防禁終則苞苴貨賂何所不至若然與廢朝時宮中相去無别 殿下將何以有辭于臣民乎臣等既有所聞不得不先事納規冀 殿下早為善處也昔宋仁宗初納王德用女口至今給事

左右王素一言掩涕出送其從諫如流之義可為千載美談伏願 殿下以仁宗為法焉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聖人修身齊家治國之效有如此者大凡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有輕有重臣等非謂此八者之外更無可言風俗猶未變也紀綱猶未立也奢侈猶未禁也士習猶未正也民怨猶未消也亂萌猶未弭也然先去此八漸則其餘可不煩而就緒矣嗚呼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如使光海少自悔悟納諫改過豈至於永終天祿也天佑東方啓我 殿下以貽無

疆之大休亦貽無疆之大恤天命難諶在于人事
殿下其念之哉其敬之哉凡此八條之漸 殿下
或有行之而不自知焉者知之而有所牽焉者或
係喜怒之偏或因親愛之僻剛毅之德或奪於仁
慈卑微之事或略於致察自治之極意謂必無是
患無形之中不意暗有其萌臣等雖無狀安敢虐
斥 君上素無之過妄論時政未著之疵自干賣
直之嫌哉顧以至愚極陋猥蒙 拔擢備列諫職
無以仰答 聖恩俯塞官責茲乃披瀝心肝率爾
塵瀆言雖淺淺意實拳拳伏乞 聖明垂察焉取

進止

吏曹參議辭免疏 同年秋

伏以臣才乏寸長身兼百病前後除拜自知不堪纔出旋入請告頻數幸逭譴責深切兢惕不意玆者荐蒙 誤恩一歲之中三入銓曹榮寵非常實邁倫夷憂惶衛懼若無所容即今 聖明在上羣材彙集士論無阻賢路日廣宜衡宜鑑者不爲不多而必以已試無益之臣苟取充位使名器不重政體乖當臣未知其故也抑臣尤有所不安者臣竊聞之長老 明廟朝申瑛爲兵曹參判宋麒壽

為吏曹祭判以婚家之故改差申瑛兩銓相避明有故規今臣兄尚容方長西銓臣不可並據東銓伏乞 聖明察愚臣不堪之狀照 先朝已行之例 亟命改差臣職以重名器以安愚分公私幸甚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改葬時乞解官疏 同年冬

臣所後父墳在畿內揚州葬非其地今將改葬卜日啓墓期在今月所需葬具須待臣躬自涖視庶幾無憾伏乞 聖明特賜寬暇使得從容營辦自盡於送終之事且臣聞禮云改葬緦緦者三月之

服也雖不言解官之節然啓墓之後未葬之前開
柩見尸斂殯哀哭無異初喪以帶職之身行居喪
之禮非但不安於人情抑恐未合於儀制也况臣
之本職雖無所管而兼帶承文院副提調實主肄
習官等勸課之事頃日臺官 啓請申飭意非偶
然若三月不職職事曠廢在公在私充為未安臣
本職及兼帶副提調並 許遞免以使公私不勝
幸甚臣無任切迫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論時弊疏 吏曹參議時乙丑二月

伏以無用愚臣幸際 明時虛被 恩榮實邁等

夷一歲未周華塗荐由再列諫首議諝已深四踐
銓席將復何堪臣雖至闇自知則明內懼外慚晷
刻靡寧過福之灾疾病斯臻新除稽謝已踰半旬
罙增踧踖無地措身臣竊自念萬物羣生各賦性
靈虫蛇感恩尚思報德以臣事主其義曷極糜身
粉骨猶且不憚罄忱殫誠其何敢緩顧臣孑禀匪
剛匪精少壯悠悠忽至暮齡今欲効勞邊疆則材
力難強分憂字牧則聰明全喪從事鉛槧則盡抛
舊業犯顏諫諍則素乏鯁直蒐補遺墜徒竊廩祿
臣言肝鬲一毫無飾然而至誠所在蚤夜以思願

效一得蕘荅　鴻私經冬自秋如醉流憂往歲玆
辰賊豎造逆禦侮無良國幾不國蒼黃播粤百危
俱逼誰謂當時復覩今日堂堂遠猷縱有辰告遄
遄　回鑾寔由　洪祚固宜　上不忘危下益思
艱懲前毖後去危即安而忠言深計視同妄作姑
息小仁稱為大德使忠臣氣塞識者仰屋仁愛之
天警告弗絕讙譁之民疑懼莫釋天變不虛民心
至靈安危之兆灼然可徵大福不再臣竊兢兢伏
願　聖明推心大臣毋間誠偽重待言官毋挫直
士變故無窮毋拘常規制筭有妙毋失事機毋惡

朋黨以疑羣正毋好辯給以啓讒倖毋恃崇高崇
高易塌毋輕疏賤疏賤反合臣言似迂臣意則切
伏惟 殿下少加澄察臣無任愚衷懇懇之至謹
昧死以 聞

都承旨辭免疏 同年特除

伏以臣聞古之明君器使其臣故下無獲罪於上
人臣量己而進故得免僨事之患今臣衰劣昏塞
百事無堪 殿下不知臣之實狀 誤垂明恩荐
加拔擢前後所歷皆非相稱不量之譴臣固自當
而區區之愚懼貽 盛朝使違其器之累也況玆

新除 異數特出常規曩在 先朝僅有絶無而
無非人器相當望實兼隆者顧臣愚分何以堪承
知申重任一院之長自古遴揀於此加愼若値
華使之來則其選尤難臣雖至暗自知明此時
此任決不可當又臣自二月來眼病頗著或時添
劇有同偏盲雖欲貪戀 恩榮冒昧就列其於顚
躓僨事何哉伏乞 聖明憐臣量己之情 亟遞
臣職改授可堪之人俾臣得免罪戾公私不勝幸
甚臣無任惶悶戰灼之至謹昧死以 聞

都承旨辭免後疏 同年六月

伏以臣筋力不堪就列精神不堪察事不避瀆擾之誅敢呈辭單於紛擾之中冒濫之罪臣猶自知不意 聖明不加譴退 反垂恩遲非臣微分所敢承當感激惶恐不知所措第念臣本以積傷之人當此暴衰之期癃形病喘十目所矜隨人進退輒先憊仆効力之往百無一堪況自近日以來過飮冷物脾胃大傷全廢啜食一向困惱眩暈伏枕奄奄若垂盡之人夙夜機務之地決不可仍冒伏乞 聖慈俯察微臣悶迫之情 特許遞免俾臣得以優閑數月涵泳 聖涯少復完養更就蘇息

則再備驅策之列臣豈敢辭焉臣無任兢惶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兵曹參判辭免疏 同年八月

伏以臣遭遇 盛際分外叨榮匪材充位所在瘝曠此 聖明之所洞燭愚臣之所自知也隕情乞解未蒙 許退黽勉隨行方深悤縮不意 誤恩遽加擢授司馬之亞 鴻私煥被雖切感戴省躬循分罙增愧惕伏惟 聖明御極羣賢彙集殫才竭智恩贊至治雖有殊勞異勳表表可稱者殆不可以官爵徧酬顧臣碌碌有何絲毫之裨補而濫

蒙 恩典超越等夷至於如此乎非但臣之庸陋所不敢承抑恐命德之器猥施於無功不肖之臣致令人心懈弛政體有損也目今星文示警物恠層出猛獸入城變不徒生宜有預備此時本兵之佐固當十分愼簡以存深遠之慮豈可虛 授虛受終誤 國家之大事乎伏乞 聖明俯察愚悃匪出於例讓 亟命改正臣新授之職以全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恐戰灼之至謹昧死以 聞

憲府箚子 畏天變廣言路嚴宮禁謹婚姻 同年八月

伏以今日人心 國勢無一可賴猶所恃以有可

爲者　聖明在上而本原之地無可議之疵也奈
何近日以來天變日甚而不以爲懼言路日窄而
不以爲憂　宮闈不嚴而邪徑復開　大婚將定
而羣情未順凡此四者　國家之大事安危之所
係知而不言則臣等之罪也言而　不用則臣等
亦無如之何哉臣等竊見太白晝出今已踰月又
聞熒惑赤而芒角志曰太白者西方之星於五常
屬義於五事屬言義虧言失罰見太白太白經天
其變無大又曰太白兵象也出而高用兵高出猶
爲不祥況與日爭明者乎熒惑者南方之星於五

常屬禮於五事屬視禮虧視失罰見熒惑熒惑爲
亂爲賊爲疾爲饑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
在言其可畏之甚也西虜猖然邊虞政急而太白
適出亂賊纔平民志未定而熒惑示警人心安得
不爲之動也天變若此而未聞 殿下反躬自責
之教側身脩行之實臣等竊懼焉夫義者制事之
宜禮者上下之辨今之刑政失當者固已不可枚
數而奢侈無度上下紊亂恭敬遜讓之風蔑乎未
聞而惟浮辭虛文是崇是長禮義所傷不止於虧
也 上不信下下不盡誠誠信未孚徒事爭辨言

之失著矣　勤於小察而或遺之大務於近見而或蔽於遠公私交戰而燭物之理難明甄別或淆而則哲之道未舉視之失大矣人可欺天不可欺殿下至此寧可不惕然憂懼盡其應天弭灾之道歟雖然天象玄遠　殿下或疑於臣等之言也至於言路之開閉雖在愚夫愚婦皆知其治亂存亡之攸判也臣等請以近事明之昏朝傾覆之禍其原初出於拒諫然自戊申至辛亥數三年間猶不至於已甚也惟其私慾漸熾直言厭聞一日甚於一日一年甚於一年自以人君所爲臣子何敢言

乎於是忠言者謂之訐辱君上正諫者謂之誹謗朝廷拘囚刑僇竄配之典靡不徧加驕昏自恣奴隷羣下深居內殿不接臣鄰婦寺之徒媚悅於前奸邪之輩阿諛於外徐當發落四字終為大禍之根柢 殿下目覩前時之事深懲曩日之咎反正之始 從諫如流人心悅服咸以為拜昌之美復見於當世豈意未過三年反以言為戒也臺諫之言必拂 聖意則輒下 嚴敎摧折之震壓之使不得畢其所懷至於庶官小事不至重大而是非所在不得不糾者 慮其風聞之過誤亦皆持疑

堅拒久不 允從以致公論見屈直氣消沮狷潔
之士義不苟合懦弱之人先懷恐懼避居臺閣如
避機穽人情慘澹氣象蕭然而 殿下方以為鎮
靜之良策若此之久臣等未知國事復如何也思
之氣短 殿下聰明睿智高出百王前代得失常
存鑑誡自古及今安有言路閉而國不亡者也
殿下其自今庶幾改之進言之際 虛心察納勿
逆料其懷私勿先疑其好訐勿遽怒其逆耳勿深
責其出位 優容奬勵百道來諫又盡接下恩恭
之義 臨筵講論之時勿尚淵嘿開示誠心君臣

之間少無間隙則人爭樂告以善而一國之善皆歸於 上矣豈不盛哉豈不盛哉臣等竊聞廢朝時宮人多入掖庭復有內族婦人妄為干預者內言由此而宣泄外言由此而得通旁蹊一啓羣枉生心夤緣請託者不無趍附之計伺候 上意者不無探聽之事 殿下燕閑之暇試澄察之猛省之必有形迹之難逃者矣至密之事以親傳親衆口讙譁其說漫漫莫謂臣等何從而得聞也此輩始以微細之事陳情哀乞得人主一言之諾以試其計終乃苞苴貨賂內外連結眩幻變矣莫測端

俔自古帝王雖號為聰明公正鮮不入於譖移默
奪之中矣此輩何利於 社稷何功於 國家何
補於計策而只以使令之勞肺腑之屬傷害 國
政虧損 主德作為禍孼之胚胎哉言之痛心況
春宮保護之地尤不可使不正不吉之人得近旁
側俾啓幼志玩狎之端也伏願 殿下嚴飭 宮
闈廢朝時宮人復入掖庭者一一放出内族果有
出入交通妄為干預者亦令 禁戒毋使外人竊
議焉臣等伏聞 世子嬪三揀已有卜期伏惟
聖明不取姿容之末而先婦德之重不事侈制之

遵而崇儉約之禮固不待羣下之言而臣等區區
之憂有不能自已者昔魯哀公問人道誰為大孔
子對曰大婚為大故禮之用惟婚姻為兢兢易基
乾坤詩首關雎王化之本寔由內輔聖人設教其
重如此後世人主或但采容貌之好或專倚門户
之盛或輕信術者之言以基禍亂而貽後悔者多
矣我　國朝閨門之正壼範之盛前世罕及當此
正始之日宜　擇嗣徽之賢上以毋墜　祖宗貽
謀之家法下以丕慰四方延頸之人心正須考之
門德咨之大臣參之輿論不于其一而于其備無

一毫未盡之恨然後乃爲子孫臣民萬世之福也
臣等又聞廢朝時嘉禮尚有謄錄今將倣而行之
其奢靡之弊習非正之謬規當戒而不當用也閭
閻之人得聞　殿下命減翟冠之費莫不悅喜誠
廣此心務存裁省撙節之義以率羣下則近自公
族戚里外至卿　士庶民皆將觀感而化之矣孔子
曰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　殿下雖下明旨痛
禁奢侈之風然而民間舊習尚未變改其中婚姻
過制爲尤甚　殿下如欲一變侈俗必於大婚正
焉臣等俱以聾瞽叨居耳目之司資非骨鯁憲之

經遠而艱危之狀愚智同憂仰覲俯察目擊心傷自不覺危言之出於口也 宣德皇帝嘗語近臣曰但見朕有過舉直言無隱即為報矣臣等無以仰報 聖恩敢以狂妄之説為獻惟 聖明留神焉耳 進止

憲府獨劄 亟下責己求言之教深示悔悟改過之端以順人心以答天譴事同年九月

伏以臣頃與臺僚同議進劄文辭荒疎旨意妄雜瀆擾 宸嚴恭竢譴責賤疾適發敢呈辭單 殿下不許斥退反 垂寵渥俾冒重任仍備驅策臣

雖至頑寧不感動惟思竭誠圖報萬一苟有所懷安敢不盡儻蒙 察納臣死無憾臣伏見象緯示警久愈彌甚下民疑懼訛言日興不測之變若在朝夕大小遑遑憂不知所出 殿下端居九内未之深察時 御經筵嚴臨臣寮 乾道日亢下情日壅猶恐失言妄發觸忤 聖意齰舌而進緘口而退間有一二陳啓之事不過為應文塞責之資而已豈聞有急言竭論安危存亡之計者哉嗚呼今日之勢誠岌岌而今日之事猶沓沓 殿下如不早悟一大變更臣恐 國家禍無日矣臺閣之

臣摧沮喪氣皆争引避矣大臣一不安於位久有思
退之志矣勳臣多危懼而觖望者矣草野之士慷
慨憂世忘身殉國者能有幾人矣小民之以賦役
不可已之事而反歸怨於　上者衆矣姦騙弄利
背主投勢與夫罪家族屬失志幸亂之徒又不啻
千百矣未知　殿下何恃而不懼也幸賴上天眷
佑不衰警告之勤無異諄諄而　殿下視之尋常
若不動念此豈上天仁愛　殿下之意哉臣請先
言上天眷佑之無常而後陳　殿下不可不順天
之道也向者先海失德斁敗彜倫窮凶逐諫輔毒虐

四方萬姓嗷嗷慘於塗炭天乃震怒絕其寶命乃眷有德畀神器于 殿下 殿下受命之初一反之正人心胥悅天意克順 殿下繼玆毋怠日新又新則治平之期指日可待而 殿下之政或有拂於人心者故天出逆适之變使 殿下動心忍性思永厥猷而 殿下還都之後志慮懈弛 朝廷事爲日異月變殆至於不可收拾之地盖因 殿下厭聞直言而上下否塞上下否塞而公道不行本原如此民安得寧民生不寧天意可占太白熒惑之出無怪其然也 殿下若不及今改圖天

亦棄 殿下而不終其眷佑也 殿下又復何恃而自立乎 殿下何以上慰 宗廟之神靈乎 殿下何以克伸中興之初志乎 殿下何以有辭于天下後世乎臣日夕思之肝腸若裂雖然順天之道豈由他哉順人心者即順乎天也 殿下自今日痛自刻責自一言一事之過無不條錄 丞下責己之教深示悔悟之端不徒教之寔允行之不徒悔之寔允改之既知其非則如汙斯濯 勿以旋命旋收為歎 勿以旋行旋止為疑少無濡忍靳嗇之意其于 聖德有光實愈於無過之初

也又　下求言之旨近自左右輔弼遠曁草茅蒭
蕘之徒咸使盡言其有益于　聖躬有輔于治道
者采錄而收用之其或不合者亦宜開示誠心曉
然知　聖意之所在其狂妄不中者並須　優容
而不之罪以盡納諫改過之義則言路廓而公道
行公道行而人心悅人心悅而天不順者臣未之
聞也何憂乎太白何懼乎熒惑何慮乎訛言也近
日本府之官多帶外方在京之人請告相踵臺中
一空氣象索然獨貢謏見罙切兢惶伏願　殿下
察臣愚戇恕臣狂僭焉臣不勝區區之懇取　進

止

副提學辭免乞退劄子 同年二月

伏以臣荐蒙 誤恩連忝匪據過福之灾疾病侵
加適慢曠職分當辭退且聞睦性善等疏辭以處
珙之論陷君不測受諫之請欲行己志云此皆臣
前後爲臺諫時所論之事也旣被罔極之言尤不
敢冒出不得不呈告乞遞 聖量天大曲垂容貸
不責譴擾反加 恩由臣誠惶恐不知所出臣本
性拙雖在朋類恥爲欺心巧飾之態况於 聖鑑
之下安敢有一毫非情之籲貳竊念人臣事國所

御賴者人主之一心也若人主之心好惡靡定是非不明善善而不能任惡惡而不能辨俱收並蓄欲使君子不至於失位小人不至於怨望則終致讒邪乘隙羣小得志國隨而亂亡矣臣嘗觀前史古之忠臣或直言不避明白是非冀悟君心而反為小人所害徒殞其身而不能救宗國之亡者或知時事之不可諫而早自引退至國家危迫之日起而赴難捐軀以報國者即今 聖明在上賢輔當朝豈容小人流禍於士類也然而二三新進之輩潛伺竊發危言足以動人主辨說足以亂是非

眞傾危之士不測之人也此實 殿下狐疑之心
有以啓之而 殿下不爲痛辨又從而奬誘之以
來黃家之章 聖心之好惡如此將安所仰賴也
噫今之朝政闕失者不爲不多憂時慮患之計豈
無可言之事而性善等必欲於危疑之際不顧
宗社之大慮自附於諸賊所引之王子以試其超
亢之術其心誠不可知也傳曰新間舊淫破義六
逆之二也性善等以新進之人傾軋 朝廷設淫
辭而破大義此不順之大者也 國家之事由此
可占伏乞 聖明許臣早退使愚戇狹隘之性得

遂所願毋至於殞厥軀也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臣雖退伏豈忍忘 殿下眷顧念臣上不能回 天意而下不能保其身曷若全腰領於仁覆之內幸而毋死見 殿下致一世升平之域則優游林泉歌詠 聖德以畢餘生不幸而萬有一危亂之禍則臣當捐軀赴難庶不負 殿下之德矣不敢以內外遠近而移易其心也臣不勝區區之懇取 進止

副提學辭免乞退再疏 十一月

伏以臣上章乞退 聖批知道臣意以爲 殿下

已許臣之退矣但以未蒙　遞命方欲更爲陳乞
伏見二十五日　下玉堂之教驚惶震慄怳若無
身不敢仍在城中出城屛伏今已累日杜門竦息
撫躬省愆愚迷之至不自覺悟反念時艱慨焉永
歎瞻望　神京寤寐勞心不意俟罪之中遽承
召還之命感激罔措狼狽益甚欲進不可欲退不
安臣之情勢可謂窮矣人窮則反本凡有勞苦疾
痛必號天而號父母者其勢誠有不得已而其情
亦可憐也伏惟　聖明垂察焉臣之深惡躁性善
等情狀本出於疾惡之天性非知其必不然而故

為此搆陷也 聖批乃以搆成罪名欲置死地為敎夫搆罪殺人者其為人心術何如耶人臣事主所秉者心術入主使臣所觀者亦心術父子主恩故子有不善之事敎之而已君臣主義故臣有不正之心已之而已安有知其不正而以義相合之理乎 殿下雖欲容臣公議豈肯容之公議雖或容之臣復執何物以事 吾君哉此臣之所以彷徨怵惕一心乞退而其義實有不敢進者也伏願

聖明垂察焉噫臣旣不師括囊之訓以深斥惟善等之故而獲被 峻旨所當結舌而退不宜復有

所陳讀而顧念此事雖是二三年少輩所為而其
分別進退之際實關於 聖學脩否之驗陰陽消
長之會 朝廷治亂之分 宗社臣民安危之幾
故不避 雷霆之威終畢其瞽說焉夫大臣三司
處珙之論孰有謀害 王子之心臺閣之請廣言
路者豈出於欲行己志之私而性善等以爲 君
不測雅已是從等搆捏之語先試傾軋之手段以
逞其進取之計猶慮夫權勢之不能常持人事之
不能常期一則曰嘉禮可為世安則圖結戚里之
助一則曰仁城無罪世變則欲受醻言之報矣幻

頰舌譸張捭闔神姦鬼譎出彼入此自以爲 聖
明可誣一世可欺而不知人見其肺肝矣眞其營營
求利之態昭不可掩醜不可言若此用心將何所
不至也吮癰舐痔弑父與君皆原於鄙夫得失之
一念者聖賢已言之臣之妄見適出於此而 聖
明乃以忠直嘉奬臣竊惑焉自古國家禍亂之萌
其初不過一二小人者啓之微眇不甚可憂或有
先事而言者則衆皆以爲已甚之論及其潛滋暗
長蔓不可圖雖人主不得自由小則戕害善類流
毒生靈大則禍及君父宗社不保前史往牒昭昭

可鑑豈不懼哉豈不懼哉臣賦性狹隘轉成心病危衷所激言不知裁伏乞 聖明垂察焉且 命亟遆臣職俾遂下情終以禮退之豈但微臣之幸也臣不勝兢惶戰灼之至謹昧死以 聞

赴京回還後賞加辭免䟽 辨誣陞勑 丁卯五月

伏以臣當 國事艱危之日奉使朝 天淹滯經年不能赴 君父之急效涓埃之微罪矣山積秖切兢惕不意 聖度寬宥不錄辠過反加 恩數臣聞 命震越跼蹐靡寧竊伏念 天朝所以字卿我 國寵荅褒嘉者皆由我 聖上一心事大

之致至誠感天之敎豈區區小臣所敢承當者哉設令臣有些少奔走之勞臣與南以雄作為一行偕進偕退聯名呈辨無不同事亦非臣所獨任也況亞卿之秩 國體攸關二品而上一資甚重詎宜 虛授無功之人使衆心解體乎伏乞 聖明特下還收加資之 命以重名器以安愚分臣無任惶恐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請謝遣虜使以絶後患劄 同月

伏以臣病伏私室竊聞虜使將至 廟堂 啓稟接待之事區區之愚實有不勝其憂者夫向日講

知之議臣未得預知必其時之事萬分不獲已而
然也成事不說言之無補目今胡閣臨戎翊以新
兵毛帥有挾氣勢益張勒住奉　奏使臣亦可見
其一端也若詗知劉胡入境劫使我　國執縛以
送或生班超探穴之計遣一將領要其歸而縛取
則臣未知　國家將何以善其後也况醜虜桀驁
已甚聞其前至江都多出悖語今來國書不無慢
侮之辭酬答之際亦甚難處伏願　殿下特令
廟堂更加商量及其未到近所諭以事勢謝還劉
胡俾悉我　國不能自由之意彼雖無知容有諒

其實情之理假令嫌怒尚愈於由我發使也伏願
聖明裁察焉臣狹陋輕躁妄陳一得伏乞 嚴譴
取 進止

都承旨病重乞遞疏 七月

伏以臣曾忝本職適丁多事皆謬顛錯所任不舉
追思至今罪悔交積不意茲者復叨匪據自忘不
才徒感 盛恩激昂奮勵思贖前愆者此固臣至
情所發也奈何臣之不幸蒲柳早衰百疾交侵自
頃年以來兩脚軟弱行步艱澁不堪久坐不堪久
立不能趨走不能升降日夜況痛跨馬益甚歲增

月劇轉輾況彌庭户之間扙而後行若不及今治
療終成廢疾之人臣之情事實為悶迫目今新經
大亂　國事艱危上下遑遑不暇食息臣雖冥頑
無知何敢於此時偃然求退圖為自便之計也顧
臣病患積久愈甚雖欲自力其勢末由每被　除
命輒敢辭疾跡涉偃蹇罪重逋慢撫躬怵惕只切
兢惶倘蒙　天地父母曲垂憐愍許臣投閒使得
從容調治盡其方藥犬馬餘齒得延數歲之命則
殞首結草豈無報　國之日乎況臣三告待　命
延至累日加由之　恩又出分外且緣諸僚有故

咫尺 近密之地虛席常多揆之事體尤極未安
伏乞 聖慈諒臣危悃 亟命遞改臣職以便公
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恐懇切之至謹昧死以
聞

乞暇沐浴疏 同年秋

伏以臣以一身賤疾每溷 天聽褻瀆之罪無所
逃免殞越伏地伏地殞越第念臣之脚痛病根已
久失今不治治亦不效竊聞慶尚道榮川郡有椒
井沐浴者多言其效臣欲及節候未凉一往試浴
庶幾所患獲瘳且臣父母神主去春避亂之日往

在安東臣經年出使香火未擧區區感慕之情豈
勝陳露伏乞　聖慈俯察微悃　特遞臣職俾臣
得蒙長暇沐浴調病兼伸省奠之禮則涵育　恩
波感極幽明永荷　天地父母生成之大造矣臣
無任兢惶切迫之至謹昧死以　聞

玉堂劄子 遇灾修省事 同年十月二

伏以人事失於下天變應於上天人之際毫髮不
爽可懼之甚也　殿下臨御以來于今五年灾異
示警變亂輒應燭照計數未足喻其明桴鼓影響
未足喻其捷尤可懼也尤可懼也臣等伏見數月

以来天氣恒陰三光匿曜此夏侯生之占所謂下有謀上者也乃於本月十四日又大雷雨雹若伐天鼓終日而止天道失序陰陽錯亂變不虛生必有其應 聖明在上憂勞夕惕躬攬庶務夜以繼日大臣百僚奉順 聖旨罔敢少違臣等愚迷惶惑不知厥咎何在也稽之前史十月之雷記於秦之始皇漢之惠帝安帝靈帝晉之惠帝懷帝成帝穆帝宋之高宗寧宗之朝而其在東京兩晉南宋尤為數見此皆極亂之世豈意 國家堂堂之日復見此變異也嗚呼甲子之逆亂今年之胡寇間

出於數百年之中猶為大變況於數年之内荐至疊遺　國勢幾於綴旒生民極於塗炭宜若上天悔禍人心厭亂而兇逆之徒遽起於　京城密邇之地幸賴　宗社之靈旋就撲滅以應於恒陰之徵者而曾未旬月復有此非常之變豈不懼哉夫中春之月雷乃發聲百蟄始振潛陽大發于以長養萬物此雷之得其時而為順者也中秋之月雷乃收聲百蟲咸俯陽入地中若於此時伏陽暴泄此乃雷之失其時而為變者也雷者天之威亦天之號令也灾異之應各以其類用是究之豈　殿

下之威有不重而號令或失其宜歟何以言之軍師刑法國之大威政事辭命國之號令也重門無備暴客不禦列閫崩潰武績大隳軍師之威可謂屈矣或同罪異律或重輕輕重使邦典乖亲人心憤冤刑法之威可謂奪矣良法纔行而必撓以改之德音已布而終沮以格之長慮之計過於浮議膏民之澤壅於下流政事辭命之間率多反汗之舉號令之無恒亦已甚矣上天之意深遠難見雖不可謂某事之應亦何敢以莫可詳究而忽焉不為之戒乎伏願 殿下深懲既事之失益勉自盡

之道毋徒勤勞於裁決簿書而務恢遠大之圖毋
徒講論於訓詁章句而深造高明之域雖謀屈羣
策而必擇善而用中雖德洽好生而必癉惡而盡
姦使春生秋殺夏育冬遂各順其道無失序亂行
之事則天意克享而灾異可永消矣嗚呼今之廷
臣欲以一誠感動　上意而實不能感動者誠之
微也　殿下欲以一誠昭格　上帝而或時不能
昭格者亦恐誠之未至也若　君臣上下至誠無
間期於感動昭格而後已則　國家之事豈至如
此哉臣等抑有所深感焉冬者一歲之終而積陰

之極也艱危者否運之會而積亢之極也歲終陰
剝而天道復艱危悔亢而人事反 國家今日正
當艱危之末四序今日正當陽復之幾伏願 殿
下體天之健動以順行有亢必悔有過必改而終
致休復之吉焉臣等不勝區區之望取 進止

請代受前都憲李顯英譴罷之罪疏 同年

伏以臣頃日與前同知李顯英相見言及高原郡
守金光煜自前年夏目視不明至今年秋益甚官
家之事付之下吏受由上京已過數月醫治不效
久未還任公私俱病而本道方伯尚無處置殊可

枉也云光煜是臣之堂姪於臣為一家之人而李顯英以平日知臣之故不以臣言為專主私意曰其所聞發於論啓實狀如此毫無加飾今者李顯英以此事重被譴罰此實臣誤顯英而非顯英有私於光煜者也顯英之罪合加臣身臣豈可畏罪含默重負 朝廷乎適以賤疾屛伏郊外今始陳露伏俟 嚴譴尤不勝惶恐戰灼之至

請勿以中國物貨與虜劄 同年十一月

伏以今日 國家之與虜通和出於勢之不得已竊意 天朝聞之亦必知其不得已也第念不得

已之中有非不得已之事焉何者旣曰和親則使价往來通關互市此不得已者也 國家贈給與商賈貿賣用 中國物貨此非不得已者也自古關市之道皆出土物以有易無寧有遠貿異國奇貨以中夷虜之欲而啓無窮之弊者哉弊源之不塞猶不可謂謀國之善况大義至嚴後患至重者何可不深思而善處之乎臣之愚意虜使贈給及邊上市易只以土産充給發賣其用 中國物貨者一切禁斷以塞後弊以絶後患可也夫人情恒恕於勢之不得已而懲於可以已而不已 天朝

聞我 國羈縻之計知其事勢之不得已而容或
恕之若聞我 國用 中國物貨以與虜互市必
大怒而斥之向日毛帥搆誣之言不幸相符臣未
知 朝廷將何辭以辨之也今之議者多言兇賊
密邇其勢可畏 天朝寛大必不我責臣以為不
然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豈可恃父母之慈愛而怠
於敬謹畏盜賊之侵凌而不顧大義乎古諺曰雖
有父安知不為虎萬一 天子震怒廷臣齊憤白
簡之辭嚴於鈇鉞 詔勑之旨赫於雷霆則 宗
社雖存禮義先亡天日之下何施面目設令 天

朝寬而不責取之父母之國用之仇讐之虜顧於
義何如耶況我 國所產虜無不知實辭開喻彼
無不信理直而事便義順而禮安何所難而不可
為哉我 國之弊法制不嚴商賈之徒惟利是趨
中國物貨狼藉倭館流傳騰播天下知之至謂
國家與倭結婚其辱豈可勝道皆由不禁於始以
致末流之難防臣抑恐日後之辱有甚於婚倭之
說也伏願 聖明俯採芻蕘之微特使 廟堂熟
講而善處俾無後悔焉臣出位妄言罪合嚴誅不
勝惶恐隕越之至取 進止

清陰先生集卷之十七

新齊諧

五